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三十八回 穿山熊黑店收卜亭 小杜林奉命搜賊寇

話說穿山熊石祿，連忙奔了櫃房，就聽見屋裡有人說話，說道：「怎麼著擺上酒席吃得不太平？我腿快也得吃完了才能去啦。難道叫我看著餅挨餓嗎？這件事作下來一千銀子，你也分一半。」石祿一拉風門子說道：「一千銀子我一個也不要。」進到屋中看見有一桌酒席，邁步走了進來。這個人連忙說：「客官，我們這是櫃房。」石祿說：「櫃房也不要緊呀，你們這個酒菜，吃了大半不能睡吧？」伙計說：「吃完了再睡。」石祿說：「你這就睡了吧。」說著話伸手拿起筷子來。伙計說：「你那裡有酒席你不吃，這是我們櫃上吃的。」石祿說：「我那桌菜都咬我。」伙計說：「這桌也是一個樣。你吃哪樣，哪樣咬你。」石祿說：「他咬我我也吃。」伙計一怔，連忙上前用兩隻胳膊一圍，不叫他吃。石祿一見氣往上撞，掄圓一掌，便將這個伙計也給打死地上。他一看他的花紅腦髓濺了一桌子。他自己出來到各處一找，並無別人，就是他們四個人。原來這四個人是貪心特大，石祿把他們全打死了。這才來到店門前，大聲喊嚷：「住店來吧。開張賤賣三天，吃啦喝啦不要錢。住店也不要錢，蓋被褥也不要錢。」他高聲大嚷了有幾聲，從正西來了一位，說道：「大掌櫃的，這個買賣是您的？」石祿說：「不錯，是我的。」那人說：「您為甚麼許的願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我為老娘活七七、八八，耳不聾，眼不花，走道不把拐棍拿。」石祿借著門外的燈籠一看，此人身高九尺，細長兩條仙鶴腿。往臉上一看面皮微紫，掃帚眉，大環眼，蒜頭鼻子。火盆口，大耳相襯，押耳毫毛，倒豎抓筆一般。頭戴紫緞色頭巾，紫緞色上衣絨繩字絆。藍絲鸞帶紮腰，雙摺麻花扣藍綢子底衣，白襪青鞋，肩上扛著一根釘釘牙棒。棒上掛著褥套，裡面鼓鼓囊囊，不知裝些什麼。石祿說道：「駱駝你餓啦？」此人說：「對啦。大掌櫃的你連今天開張幾天啦？店裡頭有客官嗎？」石祿說：「有哇，他們全睡了。」此人說：「他們吃完了睡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沒吃就睡了。」這人說：「他們全走累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對了。」原來石祿的心意，叫他進來作飯，自己好吃。來人說：「我可不叫駱駝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你叫甚麼呀？」來人說：「我家住淮安府東門外，卜家屯的人氏，姓卜名亭，外號赤面太歲便是。你打聽打聽，我怕過誰？」書中暗表，原來卜亭他是家大業大，生來好武，聽見那裡有練武的，必定登門拜訪，與人交友。因此偌大家財，全行花盡，後來落得乞討在外。人可是俠膽義腸，在路上還好打個路見不平。凡是會狼牙棒的主兒，全被他給打敗了，拿他為尊。身上也有小技藝，躡房越脊他也成。他自己在家中設擺香案，對天賭過咒：人家一草一木不取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自己橫心不作苟且，不偷，不盜，不搶，不劫。自己這才在外作事，後來落得狼狽不堪。「今天你打聽打聽，我怕過誰？」石祿說：「你怕我不怕？」卜亭一想，我說不怕他，回頭不叫我吃飯。遂說「我怕你，那麼飯作得了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作得啦，竟等你來吃啦。我這三天全是吃酒席。」卜亭說：「好，真是人不該死，五行有救，我三天沒吃飯，大掌櫃的咱們哪裡吃呀？」石祿說：「裡頭吃。」卜亭隨他來到了裡面一看，那大桌的酒宴，在那裡擺著。急忙上前抓起一個丸子，往嘴裡就填。石祿從後面一攔他胳膊，說道：「你別吃，吃了就睡啦。」卜亭一聽，遂說：「大掌櫃的，你不叫我吃呀，吃完了就睡不成嗎？」說完自己一想：哎呀，如此看來我非把他弄爬下，才能吃啦。好吧，想到此處，放下褥套，取出狼牙棒，伸手揪下門簾，跳在當院，大聲說道：「大掌櫃的你不叫吃，你出來吧。」石祿說：「駱駝，我不叫吃，你就急啦，多好的漢子也怕餓。我是為你好，你是我養活的。我愛你這個大個。」卜亭說：「你管我叫駱駝，我就是，你也得喂我呀。那麼你怎麼不叫我吃呢？」石祿說：「我不叫你吃。」卜亭說：「那你就出來吧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，我出去看看你有多大的能為。」石祿管他叫駱駝，他給大家胡起外號。這是墊筆書。為是到了中套，石祿遭官司時候，那時眾位一看，便可明白八九，知道起外號是情有可原。

閒言少敘，且說石祿來到院中。那卜亭看他出來，掄狼牙棒奔他頂門就砸。石祿見他棒奔頂頭打來，連忙往旁一閃身。卜亭見打空了，忙一推棒，奔他右耳門子。石祿一矮身，伸手抓著狼牙棒。說的慢那時可快，真是打閃認針之功。石祿抄狼牙棒，右手順著打去，施了一個鳳凰單展翅往裡打來。卜亭不敢撒手軍刃，見掌到只可往後來了個鐵板橋。石祿一見，抬手飛右腿，使了一個裡拍腿。卜亭再想躲，那就不易啦，一腿將他翻倒。石祿連忙扔下狼牙棒，上前將他按住，當時就給捆啦。一手提著卜亭，一手拿了狼牙棒，來到櫃房，將卜亭放下。那卜亭是苦苦的哀求，說道：「大掌櫃的，你把我放開吧，我不吃啦，我是吃錯了。」石祿說：「沒有一進門就要吃的。你要吃對了，你吃飽了都行。再說你認識我嗎？」卜亭說：「我不認識。」石祿說：「你不認識我，我怎麼認識你呀？」卜亭說：「自己要再不認識自己，那人就死啦，你快把我解開吧。」石祿說：「你別吃丸子啦。」卜亭說：「我不吃啦。」石祿這才上前將他解開。卜亭爬起把絨繩撿起來，用筷子挾起肉來，又要吃。石祿說：「你別吃，吃了就睡啦。」說著便將肉給打在地上啦。卜亭說：「大掌櫃的，我也看出來拉，今天我不把你捆上，我是吃不了哇。」說著毛腰抄起狼牙棒跳在院中，叫道：「你出來咱們還得比比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怎麼這麼急呀？非吃不可，是怎麼著，我甚麼也不叫你吃。」卜亭說：「我非把你捆上我才能吃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要能把我捆上，你才能吃。」說著來到院中，卜亭一掄狼牙棒奔胸打來。石祿一見，忙使了一個旱地拔蔥躡了起來，一腿，往下一落，劈面一掌。卜亭往後一閃，石祿雙風灌耳就打進來了。卜亭往旁一閃身，石祿使了一個外掃膛腿。卜亭一長腰，石祿一伸手將他腰帶抓住，往懷中用力一帶，卜亭又爬下啦，二次又被捆上。石祿一手提著人，一手提著狼牙棒，來到屋中，往地上一放，把棒立在窗戶台上。卜亭二次又央告，說道：「大掌櫃的把我解開吧，我不吃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沒有竟吃乾的，一點稀的也不吃。你要進來先吃稀的，我不是就叫你吃了嗎？」

原來石祿為人心最慈，他一想這麼一個小輩，沒甚麼能為，不往心裡去。卜亭也不明白這句話，以為真不叫吃啦。其實石祿到是好意，怕他吃完就死了。這回卜亭不由心中一動，暗想他也許是好人，因為我餓了好幾天啦，肚腸全餓細啦，又加上我多少日子沒吃著酒席啦，一見這桌酒菜，恨不能全吃了才可心，我吃丸子後吃肉，想到此處遂說：「大掌櫃的，你行好哪，快這我解開吧，我再也不吃了。我知道我吃錯啦。」石祿說：「對啦，你真吃錯啦，我要給你解開你還得吃，許吃你再吃，我就不打你啦。」說著話上前將他綁繩給解開。卜亭起來撿起絨繩，繞在腰間，連忙上前端湯菜又要喝，剛到唇邊，石祿一推他右胳膊肘，他便撒了手，吧一聲，碗筷掉在桌上啦。這回他可真急了，急忙抄起狼牙棒跳在院中一站，叫道：「小子你出來，我非得把你捆上，我才吃得好啦，捆不上你，我吃不好。」石祿說：「駱駝，你真是自己要死啦。我要是把你捆上吧，你又央告，一解開，你又反毛。反毛你不是個，弄爬下你，又得費事。」卜亭說：「你出來，有話院子再說。」石祿說：「好！」當時來到院中。卜亭一見他出來，一掄狼牙棒，打他底腿。石祿一見，雙棒奔著迎面骨來，連忙往前一縱，雙手一按地，雙腿就起來啦。身子一轉，把雙腿可就抽在卜亭的腰節骨上啦。當時把卜亭抽了一個爬虎。石祿連忙過去，一用千斤力，壓得卜亭直哎喲。連忙說：「得啦，大掌櫃的，你把我放開吧，我不是你的對手。」石祿說：「小子，我不是說，不叫你吃嗎，菜裡頭有那個，一吃就死了。」

卜亭這才明白，遂說：「有那個我就不吃啦。」石祿說：「有那個你就不用吃啦。」卜亭說：「我決不再吃了，再吃叫我不善終。」說著心中暗想：這個人怎麼這麼大的能為呀？我自出世以來，沒有幾個跟我平手的，如今他怎麼會這麼利害呢？我以為我雙棒能為大，其實還是不成，真是能人背後有能人，一點也不錯。英雄出在四野，好漢長在八方。卜亭此次出世，遇見了石祿，就叫石祿把他膽子給嚇破啦。卜亭站起身形，他說酒菜裡有那個，待我試一試。當下來到褥套旁，伸手取出夜行衣包，從百寶囊中取出銀針一根，一試酒菜，那針立時就黑啦，嚇了他一身冷汗，連忙將針收起。過來跪倒行禮，口中說道：「大掌櫃的你是好人！你要不攔阻我，我一吃，那就小喇叭——吹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駱駝，你上外邊說聲，住店吧，賤賣三天，吃啦，喝啦，不要錢，蓋被窩也不要錢。有人一來，那時叫他給咱們做飯，我是大掌櫃的，我先吃，我吃完了，你是二掌櫃的，你吃。你吃完，他愛吃不吃，那就不管他啦。」卜亭聽到此處，他扛著狼牙棒在院子喊，連三拼四一喊嚷，說道：「住店啦吧，開張賤賣三天，吃啦喝啦不要錢。不但不要錢，你要會做飯，有你一股買賣，你做熟了飯，我們大掌櫃的先吃，大掌櫃的吃完了我吃啦，我吃完了你愛吃不

吃。」他在院子裡喊，南房上有人答言，唔呀了一聲。

書中暗表，原來是江南縣趙庭來啦。他因為行在此地，聽見有人嚷住店不要錢，這才上房，一看各屋子裡全有燈光，聽見石祿在屋中說道：「駱駝呀，你倒是出去喊去呀。你在院子裡喊，那能有人住店嗎？」趙庭在房上答言道：「你們這裡是店嗎？」卜亭說：「你這位住店的可怪，怎麼從房上走哇？」

按下此店不表，且說山東老少眾雄，自荷包村起身，石祿何斌哥倆個賽馬。石祿這匹乃是賽馬良駒，何斌那匹是中江五龍的，也是一匹好馬。他騎馬與石祿賽。因為他子報父仇的心盛，所以要跟他賽馬。誰知一拐過山環來，不見了石祿。他怕走岔了道，此時已然太陽平西啦，正想要找人打聽打聽。正在此時從西邊來了一個樵夫。何斌翻身下馬，一抱拳說道：「這位樵哥，我跟你打聽打聽這個四里屯在哪裡？」樵夫說：「您上四里屯，別下這條道，一直正西就到了。」何斌說：「謝謝，謝謝！」那樵夫說完，揚長而去。這裡何斌飛身上馬，往西而去。到了四里屯，天已然大黑。下了馬沒進村，自己心中一想：一年吃了虧，□年都得記著了這件事情。這才拉馬站在此處等候。工夫不見甚大，眾人的馬匹到。魯清說：「何斌你一個人在此，你石大哥呢？」何斌說：「我們二人賽馬，一拐山環，我就看不見他啦。直到而今，我就沒找著他。」魯清說：「謝斌、謝春、石錦章，你們哥三個在這路南，房上頭一個，房下頭兩個，從這裡往西找。無論店舖住戶，全可以查看一下子，恐怕他們裡頭有鬼計多端。搜找一回，直到西村口會齊。」三個人一聽，連忙下馬，收拾好了。魯清說：「街北裡是宋錦宋士公，江南蠻子趙庭，草上飛苗慶，你們三位也是一個上房的，往西去搜查，直到西村口。」哥三個答應，當時也換好了夜行衣，各人上屋，往西尋來。那趙庭在房上，聽見正西有人連聲喊：「誰住店？」他才往西而來到了店口，聽見石祿說話，遂說：「傻小子石祿嗎？」卜亭說：「你怎麼能認識我們大掌櫃的？」你叫甚麼呀？」趙庭說：「我們一塊的。」石祿在屋子裡答了話啦，說道：「駱駝啊，他是華陽，是我養活的。」趙華陽說：「我正是趙華陽。」卜亭說：「大掌櫃的，這裡有人給你送來一隻花單來。」石祿說：「你把他拿了來我吃。」趙庭長腰從房上就下來了。」

卜亭一看他來了，原是一個蠻子。身穿夜行衣，背後背刀。那屋中石祿說話：「小腦袋瓜，我的駱駝，原是一個乏駱駝，你不可不准跟他鬥，一斗他就爬下。」趙庭說：「你姓駱，叫駱駝啊。」卜亭說：「你可別給我改姓，我們大掌櫃叫我駱駝，我還不願意啦，你還管我叫駱駝？」趙庭說：「那麼你叫甚麼呀？」卜亭說：「我家住淮安府西門外卜家莊的人氏，姓卜名亭，外號人稱赤面大歲。你打聽打聽，除去我們大掌櫃的之外，我怕過誰？」石祿在那一旁說道：「駱駝、小腦袋瓜，你們全是我養活的。等一會兒還有許多的人啦。」大家正在說話，外邊眾人到。魯清一看店門前頭有兩個紙撮燈，再聽店裡頭石祿、趙庭口音說話，連忙問道：「店裡是石祿、趙庭嗎？」石祿一聽是他們到啦，連忙嚷道：「大清呀，快來呀。我在這裡開店啦。」魯清大眾一聽，這才一齊各拉馬匹，拉進店內。早有店小二前來接馬。眾人說：「不用你們啦，我們自己來吧。」說著各人先把馬拉到後院馬棚拴好，將東西物件拿下來，大家來到前面。魯清追問石祿的前情，石祿說：「駱駝你見了沒有？這些人全是我養活的，他們全得跟我玩。」卜亭一看這些人，有老有少，黑白醜俊不等。又一看各位，全有軍刀，使甚麼傢伙的全有。他又一想我訪友，可上哪裡去訪？這如今跟他們在一處呢，可以會一會世外的高人，遂說：「大掌櫃，那您給我引見引見呀。」石祿說：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你過來。這個是大肚子四，這個是小腦袋瓜，那個是小瞎子。我說大肚子四，小腦袋瓜，這個駱駝是我養活的，你們可要記住了。」他這麼一說，與大家一引見，胡送外號，魯清平素好懈怠，遂叫道：「駱駝。」卜亭說：「我不叫駱駝，我們大掌櫃的因為我長的身量高，所以管我叫駱駝。」魯清說：「閣下貴姓？家住哪裡呢？」卜亭這才將姓名家鄉，說了一遍。魯清說：「卜亭，你們二位誰先來的？」卜亭說：「我們大掌櫃先來的。」魯清說：「他不是大掌櫃的。他姓石，名祿，別號穿山熊。家住夏江秀水縣，石家鎮，大六門第四門的。」卜亭說：「他的老前輩呢？」魯清說：「是聖手飛行石錦龍。你是哪一門的？」卜亭說：「我是右□二門第三門的。」魯清說：「我給你指引指引吧。」當時另與他見了大家。統通見完，魯清問石祿道：「石爺來的時候，這裡有人沒有？」石祿說：「有人。」魯清說：「那他們全哪裡去啦？」石祿說：「你這裡來。」當時把他帶到毛房，魯清一看，這裡糞坑上露著兩個腳丫，那邊爬著一個，門外頭斜身倒著一個，腦袋沒了一半，死於非命。魯清說：「哪裡還有？」石祿說：「這裡還有一個。」二人來到櫃房，魯清一看，爬在桌上一個，是一掌打死的，萬朵桃花，紅白的濺了一桌子。魯清連忙命人將四個死屍，以及這桌酒席，全埋好了。比方說，將這桌酒席給狗吃，狗都能翻白眼。這個八步驚斷腸散，藥力特大。魯清令眾人在後院，刨了個坑兒。刨完便將兩桌酒席，四個死屍一齊埋在坑內，裡外收拾乾淨，他們又在各處一搜找。在廂房找上銀子兩封，字柬一張。上面寫著：拿著那石祿賞銀五百，拿住魯清紋銀七百。拿著杜林紋銀一千。除此三個人之外，拿住其他別人，也有賞賜。原來這是普鐸、雲峰、段峰三個所派。魯清大家再在各處來找熏香蒙汗藥，是一樣也沒有。

書中暗表，這些毒藥熏香等，全在那兩個兵卒身上啦。魯清一看外人沒有了，這才命把撮燈放到院中，將店門開了，這座店就算咱們的啦。杜林說：「咱們到廚房瞧一瞧，是菜全用銀針點上一點，防備有舛錯。」魯清杜林二人來到了廚房，伸手一拉屋門，迎面有個廚格子，五個碗一落，一共是三格，有半斤的，有□二兩的，也有一斤。三格往下是油鹽醬醋。二人用銀針一探，並無別色。到鄉下白面就是一羅到底，最好的沒有。面袋子是一袋挨著一袋，他這廚房內一共是七袋子，另外還有半袋子。旁邊有個大缸盆，東牆角，有口水缸，往北有個面案子，旁邊立著面棍，趕麵杖。那邊有一箄籬，靠近窗台有個柴鍋。魯清往上一翻臉看見明柱上，南邊有個吊燈，北邊有個吊燈，東邊有一個大青燈，西邊空著，沒有甚麼。魯清杜林爺兩個，又來到門道一看，大門緊閉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，可不是我小孩心眼多，小心無過。」魯清說：「依你之見。」杜林說：「老人家，要講山東省的人，不論是誰，他要是栽了，出個一差二錯，那就算咱們栽啦。依我之見，咱們爺倆將大衣脫了，圍著店外來一個彎兒。」魯清說：「好，咱們爺倆走一趟。」遂叫道：「後章啊，你將大門關上一點。」說完他二人開店門，走了出去，石俊章過來將大門關好。魯清、杜林爺倆來到店門外，各將大衣脫下，打了腰圍子。杜林說：「魯叔父您在地下，我比您年輕，腰腿靈便一點，我在房上走。」魯清一聽，這個孩子到是比人強的多，遂說：「好吧，就這麼辦啦。」說完他飛身上了房。爺倆一上一下，往東查來。住戶鋪戶，仔細觀瞧，凡有燈光之處，便用耳音找一找。直到東村頭，杜林在房上一舉手，魯清一見，知道沒有破綻。那杜林上了北房，又上了南房，又從東往西搜來。爺兩個瞧看明白，並無一差二錯。然後杜林下了房，來到店門口打門。石俊章問道：「甚麼人叫門？」魯清說：「是我。」石俊章這才把門開了，遂說：「你們兩個乾甚麼去啦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們爺兩個兜個彎。」石俊章忙將店門關好，三個人來到北上房。大家在一處，商量著應當誰去做去，問誰也不答應。杜林有點咬群，他說：「石大哥叫我做，養活的這個去做飯可以吧？」遂說：「嘿，駱駝啊，你去做飯去吧。」卜亭說：「我不會，我是鷹嘴鴨子爪，管吃不作拿。」杜林說：「這樣說，你是不去呀。非得叫你們大掌櫃的跟你去你去才成啦。」連忙向石祿說：「石大哥，您叫他做飯去吧。做甚麼樣咱們全吃，只要熟了就得。」卜亭說：「那麼我要做熟了，你們大家可別抱怨，做甚麼樣吃甚麼樣。」原來他也不會做飯，他向石祿說道：「大掌櫃的，我不會作飯。」杜林說：「你會吃不會呀？」卜亭說：「我會吃就得會作呀？」杜林說：「對啦。」卜亭說：「好，那你們在此等著吧，我去作去。」說完他來到了廚房一看，東邊一份，西邊一份。他來到東邊打開鍋蓋一看，鍋內還很乾淨。又一看那旁邊水缸是滿滿的一缸水，他使用盆盛了多半鍋的水。來到後面抱一捆乾草，搬到廚房，又將風門開啦。人要是會燒火，三五根一續。他不會做飯，大把的往裡續。當時隨火膛裡柴草滿啦，自然不能著，竟冒煙。卜亭不知道，他點著了之後，竟往裡續草，不大功夫三間屋子裡的煙全滿啦，他連忙推開屋門。那草的煙真淚眼睛，少時煙出完，那一鍋水翻開。他一看水是開啦，這個面怎麼和呀。他左右一看，沒有法子。忽然想起一個主意，心說：有啦，我在鍋裡和去。想到此處，過去抄起那半口袋白面，扛在肩上，往鍋裡一倒，少時鍋底出了糊味。他這會連忙放下口袋把面棍拿起來，用力這麼攪，少時這一鍋漿子打好。自己又一想，別管如何，也得叫它熟了，好吃。半天工夫，他把面棍在鍋邊上一抹，上頭還有些個面，便把它插入水裡。他便出來一看，西頭有兩個水桶，連忙過去拿起兩個水桶，來到屋中，將橫梁撤去。拿起馬勺來，就往桶內一倒。兩隻桶倒滿，那裡還有一半。便把兩桶的梁安好，用手

一提，熱氣熏手。他先將五落大碗，一齊拿到北上房。杜林說：「熟了吧？」卜亭說：「熟啦。」杜林說：「過水了嗎？」卜亭是氣話，遂說：「過水，你們吃吧。你們幾位把佐料對好了，我去搬桶去。」說完轉身走了出去。杜林說：「列位，您看，我要不叫我石大哥讓他去做，他決不作。會吃不得會作？」魯清說：「不一定吧。我看他是不會作。」杜林說：「他不會做，怎麼熟啦？」魯清說：「不定做的甚麼樣。」杜林說：「這就不能要樣，熟了就得啦，要樣您就上酒樓，這個他就不容易。」他們說話不表。

且說卜亭來到外面，他看見院子裡有個大秤，撇下秤坨去，便到了廚房，將兩桶挑到了堂屋，口中說：「你們諸位可包含著吃吧。」說完放下兩桶，回身拿著桶梁等往出行走。杜林便跟了出來。口中說：「卜爺，明天我給你找一個作飯的地方，好不好？」卜亭說：「你待著吧，我不會作飯，可侍候誰去呀？」說話之間，到了廚房。杜林洗完手，拿了一大把筷子，又拿了油鹽、醬油、醋等的佐料，來到上房，一看面還沒動啦。他放下一切東西，拿起碗來。到桶旁邊，伸手往下一撈面，這剛做的糊是燙的，不由他哎喲了一聲，「燙了我啦。」石祿說：「你瞧是不是打板的，別嚷啦！我不會做飯，卜亭也不會做飯，你偏叫他去做。這不是成心嗎！」魯清說：「咱們大家全是山東省的人。卜亭是淮安的，人怕挨，金怕練，知性者同居，像你們在鏢行裡當伙計，就沒有會作飯的嗎？」當時旁邊來三個人，說著：「魯大叔，別說就是咱們這些位，沒有這些人，我們也能作。」魯清一看，原來是小豹子石俊章，遂說：「俊章啊，咱們大家來到西川，是來給咱師父報仇來啦，我等大家是盡其交友之道。要看出這種形景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。」遂命石俊章、謝斌等人重新到廚房去做麵條。說起做麵條，面和完了講究三光：面光，盆光，手光。將乾麵撒在面板上，將面取出放在板上。用趕麵杖趕勻，拿乾麵一撒，用刀吧吧的一切，提起兩下一拉，真是條條如簾子棍相仿。此時鍋水已翻，便將面放入鍋中，拿筷子一攪和，蓋上鍋，少時便煮熟了，用大盆撈了出來。第二把，第三把，全照樣煮齊，然後提過水桶一過水，就算齊啦。謝斌拿過土坯擋好了灶火門，將廚房收拾好了。然後三個人拿碗端盆，來到上房。大家人等，這才各人拿碗來撈面，眾人吃。夜行鬼張明說：「哪位勞駕給我來一碗？」沒有答言。他便背過臉去用手往下一扒，眼珠往下一點，看見了屋中。他先看了看北邊後窗戶，俱無二色。宋錦過去替他撈了一碗，連同筷子，一齊交與他手。張明接過來，大家一齊用面。張明忽然一抬頭，看見窗戶正當中，好像有一點黑似的，心中不由一動。他假作咽喉噴，遂說：「好嗎，真是著了我啦，我還得拉點屎去。」大家一聽此言，不由全看他一眼。杜林說：「列位叔叔伯父，您看見我五叔沒有？人家剛端起飯碗，還沒吃呢，他要拉屎，這不用說，那是當年我五叔剛會扒飯桌之時，我張奶奶沒受過老婆母的教訓，所以用筷子來指您，您這才留下一個毛病，一吃飯就要拉屎。」宋錦心中也不大痛快，遂說：「五弟呀，你不是年歲小啦，怎麼說拉屎呀？」五弟你快出去吧。」說著過來一接面碗，張明低聲說道：「兄長怯山把單子磕啦。」這是江湖話，怯山是北面。他一說宋錦就明白了，連忙點了點頭，接過碗來放在桌上。張明一毛腰說：「我就在這裡拉。」宋錦說：「外頭去。」張文亮伸手取過馬桿，往外走。宋錦跟著他，二人來到了外面，到了北房東夾道。宋錦說：「五弟，你在此等候，我去看一看去。」張明說：「兄長可要小心了，千萬別把他驚走。」宋錦說：「不能放走他。」說完他便躡足潛蹤，來到夾道的北口。往西來看，見後窗上搭了一條腿，他便一撒身回來了，遂說：「五弟到是來了人啦。」張明說：「哥哥您不用管，待我去擒此賊寇。」說完用馬桿往後走來，口中說道：「我沒眼睛，住在一個店中，全靠有緣。我肚子疼還不許我拉屎。說我文亮前世因造下了孽，如今我才二目不明。在外面解手，也得靠牆底下，要不我叫店裡伙計踩上也罵我。」他來到窗戶底下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在這裡拉，大半不礙事吧。」說話之間他翻臉一看，一長腰躡起來便將那條腿給揪住啦，大聲說道：「你下來吧小子，別在這裡瞧啦。」「撲咚」一聲，落在地上，便將他給捆好啦，用馬桿一穿，說：「兄長您過來，咱們哥兩個搭著他。」宋錦過來，弟兄二人便將他搭到了前面。魯清問道：「五弟你拿住人啦？」張明說：「不錯，我拿住了一個人。」此時被擒之人，不由心中暗想：我怎麼被一個沒眼睛的主兒給拿住了，真是倒霉。魯清走了出來，此時已將那人放到廊子底下。他過去一提他頭，看了看並不認識，遂說道：「列位可以出來，大家認一認，他是哪一路的賊人？」眾人一齊出來，看了看沒有一個人認識。劉榮說：「我在江湖多年，要是出世的人，沒有不認識的主兒。這個賊我怎麼不認識呢？」又看了看，笑道：「呀，我看他太眼熟了，可是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。」此時就是杜林沒出來。杜林還在屋中撈面啦。小花鱗杜興說：「魯叔父，您把我兄長叫出來，他或者許認識。」魯清這才笑道：「杜林你快出來。」杜林說：「您那一片全都不認識，我一個小孩子，怎麼能認識呢？」杜林來到了外面，他一看旁影，遂說：「哪位拿過一盞燈來？」杜錦答應，端了過來。杜林一推他腦殼，毛腰一看，遂說：「原來是你呀！」那人聞言不住的叫：「小爺爺。」杜林說：「那麼待我親解其綁。」說完當時就把他的繩扣解開。那人起身又拜倒，說道：「小爺在上，崔成有禮。」杜林說：「這是我兄弟。」崔成又給叩頭，說道：「這是我二小爺爺。」杜林說：「爹爹您請過來。」崔成說：「這是我老太爺。」杜林又將杜鳳請過來，說：「這是我叔父。」崔成說：「這是我二老太爺。」老龍神杜龍說：「杜林你不可這個樣子。崔成你今年多大年紀啦？」崔成說：「我今年三〇歲。」杜錦說：「你為什麼管他叫小爺爺呢？」崔成說：「您有所不知，我小爺爺在倒退二年，救過我性命，我無恩可報。」杜錦說：「從今以後，不准你管他叫小爺爺。你要管他叫小爺爺，這不是折受他嗎？」杜林問道：「崔成，這些位裡你有認識的嗎？」崔成說：「我有認識的，鏢行三老我認識。」杜林說：「你認得誰呀？」崔成說：「飛天怪麟徐國楨，恨地無環蔣國瑞，聖手托天李廷然。他們三位不敢認我啦，恐怕這內中有是非。」那鏢行三老一聞此言，便走了過來。徐國楨說：「崔成，你怎麼認得我弟兄？」崔成說：「您倒退二年想。」徐國楨低頭一想，說道：「我真想不起來啦。」崔成說：「我二〇八歲那年，在您鏢店之時，專給您買東西送信。你給我五百兩銀子，叫我給杜家河口過銀子，我一去未歸。我走在中途路上，相離杜家河口不到一里地，路東有片鬆林，那裡有男女說話聲音。」杜林說：「爺爺，那一年我四歲，您叫我上當家嫂嫂買鹽去。那時我赤身梳著一個小冲天辮，拿著〇個制錢，一個毛藍布口袋，正走在鬆林的西邊，聽見有女子跪著直央求，那時我到了裡面一看，站著一個賊人，身高九尺，身材魁梧。面上有斑點，左邊有一塊痣，棒槌口，三角眼。渾澄澄的兩個眼珠子，蒜頭鼻子翻鼻孔，大嘴，長耳相襯。頭戴紫緞色八角魁壯巾，藍緞條勒帽口，鬚邊斜插茨菇葉，頂門一朵紅絨球，突突亂跳。身穿紫緞色貼身靠襖，青緞護領。黃絨繩〇字絆，鸞絲護帶煞腰雙搭蝴蝶扣。薄底靴子，身披紫緞色一件通紅，上繡花朵朵，淡青裡兒，肋下配定一口鬼頭刀，黑沙魚皮鞘，青銅飾件，真金吞口，藍挽手往下一垂。在他面前跪著一個年青的少婦，身穿一身布衣服，挽著頭髮。地上放著一個小包袱，面上嚇得驚慌失色，右首放著一封香。當時我不明白，我便藏在草地裡啦。此時天已要黑，聽見樹林內賊人說話：「婦人，今天你要應我片刻之歡，我將白金周濟於你。」又聽那少婦說道：「大大爺我由南邊來，走在此地。我以為您叫了進來，打聽道路，誰知您向我求取別情。現在我家中，有婆母染病在牀，一時不能離開人。」那賊人說：「婦人，在家中還有甚麼人？」婦人說：「有我婆母與我丈夫。」賊人說：「你丈夫可曾在家？」婦人說：「我丈夫鹽商作事，逢年過節才來家一次，送來的用度。我婆母在家賣鹽為生。現已然過了五月節，連回來都沒有。從此到鹽店很遠，我一個女流之家不好前去找他。我那婆母病體沉重，我打算回到娘家：一來為打聽偏方；二來為借紋銀〇封，我們好度日。我那夫主不在家，那老太太倘若有一差二錯，容我丈夫回來，他要一問我，我有何言答對。今天在路，巧遇大大爺您，請您高抬貴手，放小婦人回家，好侍候我那婆母去。」說話聲音，是悲悲切切。又聽見那賊人說道：「婦人，你只要點頭應允，還則罷了。若不應允，我有刀非要了你命不可。」說話之間，他拉出刀來，是執刀威嚇。婦人還是苦苦的哀求，說道：「小婦人我是一個中戶之人。再者說，這林中冲天衝地的，許多不便。」賊人說：「從此到你家有多遠？」婦人說：「二里有零。」惡賊說：「我不能去，就在此求片刻之歡。」婦人一死不聽。

此時崔成從正北來，原來他從鏢行拿五百銀子與杜錦送去。正走此地，天色已晚啦。他聽見樹林中有男女說話的聲音。他便來到林中一看。自己認得此賊：他姓焦名英，外號陰陽鬼的便是。他又一看那少婦，人很忠正，臊得面紅過耳，跪在地上是苦苦哀求。崔成說：「焦大哥，您在這裡乾甚麼啦？」那焦英說：「崔賢弟，你從哪裡來？」崔成說：「我從青州來，要上杜家河口，您在此處作甚麼呢？」那少婦一聽，連忙轉過面來給他磕頭，說道：「這位大大爺，您要認識他，您就與我們講一講情吧。」崔成說：「焦大哥，是怎麼回事？」焦英說：「婦人住口。」遂說：「崔賢弟你走你的，我的事你不用管。」崔成說：「我既然遇見

了，自然要問一問是怎麼一段情由。」焦英說：「我在林中歇著，看見此婦人從南邊走來。是她長得有幾分姿色，我一見她，邪火上身，要在此地求片刻之歡。」崔成說：「焦大哥，我給杜家河口過鏢，遇見此事，請你原諒她一二，放他去吧。」焦英說：「你休要衝散姻緣，我要住店，囊中不足。」崔成說：「不要緊，我給您二百兩，先去住店。天明進揚州府，找到勾欄院，石榴花您揀樣挑。」焦英說：「我到那裡你給二百銀子，我要招了病，你給治嗎？」崔成說：「焦大哥，我給你二百兩銀子，是我搭救這位賢嫂，你沒聽說她家有病人嗎？你家裡要也有姐和妹，在半路途中，被淫賊捆住行不行？」焦英說：「崔成，你不要管我閒事。」崔成說：「我還是非管不可！我與這位賢嫂，雖然是路不相識，可是今天我是非管不可，況且此地離杜家河口不過半里之地，倘若有一個來。焉有你的命在！」焦英說：「既要偷花盜柳，那生而何歡？死而何懼？杜家河口不來人便罷，若是來人，指不定誰死誰活呢？」崔成聽到此處，遂說：「姓焦的，咱們兩個人樹林外頭，分上下論高低，我不是你的對手，這位賢嫂，任你自便。」焦英說：「婦人，你要早點頭，焉有此事？少時我將崔成一刀結果性命，少時美事辦完，我也叫你一命歸西。」婦人說：「大太爺，你一刀把我治死得啦。可惜我家中那年邁老母，盼兒不回。」崔成聽到此處，心中焦急，縱身跳到林外，將大衣脫下，放在草地上，亮刀一站。焦英也趕緊甩了大衣，收拾俐落，提刀跳到林外，上前提手一晃，當前一刀劈來。崔成一見刀到，忙用刀一掛他腕子，那焦英抽刀便走。崔成橫刀抹去，那焦英一低頭，崔成飛起一腿，便將他踢倒，過去一腳踩住，舉刀說道：「焦英你還有命在嗎？」焦英說：「崔賢弟，你饒我這條性命，你此時能奈比原先長啦。」崔成說：「便宜你，要不然我是手起刀落，要你性命。」說完一抬腿，焦英爬起，將刀收好。到了鬆林，惡狠狠的瞪了婦人一眼。毛腰將頭巾大衣卷在一起，低著頭往南而去。這個婦人見賊人已走，心中放心。

那崔成也抬起大衣與小包袱，提刀到了林中，說道：「這位賢嫂，您家住哪裡？我可以將您送了回去。」婦人說：「這位俠客爺，我謝您啦，您多受累啦。我要一死不要緊，我那婆母要活活的急死。」說完拿起藥包跟那封香出樹林往北，崔成提刀在後跟隨。來到正北路西高土坡，有一家，坡上座西向東有三間土房，有竹子勒出來的花帳。婦人將藥包放在地上，伸手去開籬芭頭的門。就聽南間屋中有婦人的聲音問道：「是誰呀？」說話聲音帶著病音。婦人說：「是我。」那婦人說：「兒媳回來了。」你怎麼去了這麼半天啦？」婦人拿起藥包和香便進去了。那雲中燕崔成偷偷的來到南房山偷聽。那婦人進到屋中，放下東西，進到南裡間，見她婆婆雙腿跪倒，說道：「娘啊，我此次回到娘家，已將銀子借來。給您買的藥，請的香。回來之時，正走在我叔父的墳前的那片林子外，不想那裡有一人將我叫住。我以為向我打聽道路，誰知他要胡行。多虧來了一位俠客爺，才解了我的危急。」又聽那年老婦人說道：「哎呀，兒呀，你快燒好開水，沏壺茶。將那位俠客爺請進來。」崔成在外邊一聞此言，連忙取出二百兩銀子，心說：我要給焦英，他不定作甚麼用呢？那我為甚麼不週濟他婆媳呢？這也算是行俠作義。想到此處，手托四封銀子，來到門前，叫道：「這位賢嫂您請出來，我在鹽場，接見我那兄長。我問他家中還有何人，他說家中有一位老母，還有我義嫂，在家替我盡其孝道。賢嫂不要見怪，小弟我不信，他叫我帶來白金二百。在背靜之處，訪一訪賢嫂有異外別情沒有？如今我已訪清。不怪我那兄長，在外與你傳揚美名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那少婦在屋中一聞此言，連忙問道：「俠客爺，您真跟我夫主是神前結拜嗎？如果是真，那麼請您進到屋中，請用茶水。」崔成說：「不成，現下我一路之上，事情太多，不能多時耽誤。賢嫂這裡有二百兩銀子，快拿到屋中去吧。」少婦出來接過銀子，連忙問道：「這位俠客爺，你貴姓高名？」崔成說：「你此時還不用問我，你先將銀子拿到屋中，我必有真名實姓相告。」婦人接過銀子來到裡面，到了南裡間，說道：「娘啊，我那夫主他在外結交一位朋友，給咱們帶回二百兩白銀。」又聽見老婦人說道：「兒婦你怎麼也不問一問人家姓氏名誰？叫人家進來喝茶水，吃點甚麼再走。」少婦一聞此言，連忙二次來到外面。此時天還沒黑，再找那位恩公，是蹤影不見。婦人回到裡面，稟告她的婆母說：「娘啊，那位恩公蹤影不見啦。」那婆母魯門張氏說道：「你不知那是行俠作義之人，當然不肯見我。他為周濟咱們，姑娘你暫且將門關上。」婦人答應，關好了門，將那四封銀子放在櫃中。張氏道：「姑娘，你到院中禱告上蒼，給那位俠客爺磕三個頭，保佑他平安」按下他們不表。

且說雲燕崔成他從這裡跳下坡來，上大道直奔杜家河口。又到了樹林前面，一個沒留神，腳底下一絆，栽倒在地，不由說道：「我命休矣。」原來是焦英使出陰毒的行為，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他看見那崔成送婦人往北走，他便在暗地裡跟隨，跟到了正北，看見了崔成正在那裡周濟人銀錢。焦英照舊道回，到大道樹林等候崔成。此時天已然黑啦，他准知道崔成一定回來，上杜家河口去交鏢錢。等了工夫不大，果然看見崔成從北邊回來啦。他看崔成從哪邊走，崔成走東邊，他往西歪身，用右腿掃地；崔成要走西邊，他往東邊一歪身，用左腿掃地。崔成不知，當時被他絆倒。自知遇見仇人，只可雙手一抱頭，口中說道：「我命休矣。」那焦英一腳蹬住他脊背，哈哈大笑說道：「好你個崔成，別看我明著不是你的對手，我在暗中將你絆倒，非一刀將你殺死，提你首級，去威嚇那少婦不可。從其我美色之情，牀中之事一完，我再將他婆媳二人一殺，拿走那二百兩銀子，與你的三百，然後將你一埋，我漂漂亮亮的來把亮子，然後揚長一走。」焦英說完，左手一抓他的發髻，舉刀往下就落，耳輪中「噗哧」一聲，崔成沒死，焦英脖子抹進半邊去啦。

書可是慢，想當時作事時候可快，那焦英舉刀之時，那杜林要去買鹽去。看見此事，藏在蒿草地裡，不由心中埋怨自己，我為甚買東西不穿衣服呢？這要穿好衣服帶上刀及暗器，我早就要了他的命啦。後來看見他們兩個人殺在一處，後來看見崔成把他踢倒。依杜林的心理，過去一刀把他殺死，方解胸中之恨。誰知崔成一時有惻隱之心，把他放啦。崔成送那少婦一事，杜林不由中心贊美俠義之風，後來看見焦英由南邊又回來了，他跟在後面向北走。杜林一見，心中暗想，心說小子，不用說你要暗算崔成，那可就別說我要暗算於你啦。再說你們這些蓮花黨是留不得的，遠近不分，到處見美色起淫心，令人可恨。他看見焦英爬在上坡底下，他可就蹲在一旁。後又看見他跳出來往回跑，杜林也隨著回來，往樹後一蹲。別看他人小，膽子最大，身體更是靈便。功夫不見甚大，焦英坐在樹林頭裡，面向北，杜林看著，工夫不大崔成來到，被焦英絆倒。焦英舉刀要殺他，杜林便跳了下來，來到切近，用左手一推他的後腦海，用右手一掛他的後背，往一塊一撲，刀就到了焦英哽嚥上，立時抹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